

台湾侠坛笑星李凉大师珍品

李凉谐趣武侠系列



小邪神



〔台湾〕李凉

下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东53A-1

4568

LL

13

小邪神

Ⓣ

李凉谐趣系列 ①9 / 延边人民出版社

第二十一章·剃眉毛比赛

有人笑着问道：“大将军，现在要耍什么花样，精不精彩？”

小邪哈哈笑道：“保证你们玩了还想再玩，又精彩又刺激。”

有人急叫道：“那大将军快点说，我们等着急了。”

敢情这些人和杨小邪混久了，都成为一家人，连堂主罗笑海也玩上瘾，而且他还带了头，什么神武门高级弟子，已不知抛到哪边了。

小邪巡视一下众人，对他们的反应感到很满意，他点头笑道：“各位别急，有好玩一定少不了你们，这个游戏叫剃眉毛比赛呵呵……”

“剃眉毛？”众人惊叫道，“大将军，这……这可不大好玩吧？”

小邪叫道：“什么这那的，眉毛剃掉还会再长出来，怕什么？而且还会将你们的霉气剃掉，怎么样？有困难吗？”往人群望去，见大家面有难色，小邪也知道他们心里，微微一笑他道：“有困难是不是？好，如果能保住眉毛没被剃掉的，赏银子一千两，这下子你们该不会抱怨本将军不够意思了吧！”

重赏之下必有“勇夫”，一条眉毛值一千两银子，这么好的买卖哪里找？哪个人不想捞上一点？大家立时抢着玩。

“小邪得意一笑道：“现在我们要分两组，先来个骑马打战，快点！自己找伴，两个三个都可以。”

群众马上乱哄哄地凑好人数，心情充满好奇与兴奋。

小邪看大家都准备好，才道：“你们两个人一组的找两个人的打，三个人的找同样人数的，被打输的就站在我左手边，打赢的就在我右手边，知道吗？”

有人道：“如果没输赢呢？”

小邪道：“哪会没输赢的？如果没输赢就看谁先落地的算输，如果没有落地就一直打着好了。”

另有人道：“如果两个人同时落地又算谁赢？”

小邪笑了笑：“你们问题还真不少，如果两个人全落地，那两个人都算输，站到左边去。现在各位还有什么问题？没有问题的话，大家分两边。”

众人很快地分两边。

小邪叫道：“现在你们要认清对手，免得有人输了变赢的。预备——开始！”

“哗！冲啊！”大家立刻乱成一片，回复到童年时期，一股纯真之情已洋溢整座小岛，被扛之人使出浑身解数，或拉手、捉头、抓头发、扯衣服、打嘴巴、咬手指、捶脑袋、扭耳朵、撞肚子、踹屁股……统统都来。当马脚之人，猛缠猛抓马身，使其不摔下来，而且亦不时偷踢马腿，想踢倒对方或勾倒对方，有机会联手也用上，头也用上，嘴巴也算上一份。霎时杀声震天，直冲云霄，这要比皇帝亲征蛮夷，还要来得惨烈壮观和大声。

不久已有人掉下马来，落入败部，垂头并不丧气地走向左边角落，他们素知塞翁失马焉知祸福，再怎么战，输赢到最后一样是差不多。

约又过十余分钟，大致胜负已分。

小邪见已差不多，他道：“战争结束，马上又有另一场战争开始，也就是剃眉运动已开始，拍手——欢呼——唱歌——”

众人也凑热闹，稀里哗啦大叫不已。

小邪举起双手，等人声静下来才叫道：“现在输的这边，要跑给赢的人追，赢的人如果追上输的人，就将其右边眉毛剃掉，而输的人也可以剃掉……我是说输的人也可以用偷袭方式，剃掉对方左边眉毛，谁剃谁，可得看真本领，等明天，天一亮，这游戏就结束。如果你的眉毛被剃掉可以回来，也可以再去剃别人，而眉毛是完好如初的人也可以躲起来，躲到明天天亮再回来，知道了没有？”

众人认为这方法很公平，可以选择躲藏方式，也可以用突袭方式。大家皆很满意接受这剃眉毛比赛。

小邪道：“既然大家都明白规则，现在你们各自回去准备东西，被追的人先走半小时，以后追的人再出发，记住，不准将人杀死或杀成重伤，轻伤也罢了。”

众人立即回去准备妥当，即刻上路。

“剃眉毛比赛”已开始。

不久已有人回来，他们有的是右边眉毛不见了，有的是左边，而衣服都已被撕破，想必是被捉时用力挣扎所致，他们神情沮丧，因为得不到奖金了。

天一暗，已有七八十人回来，样子都差不多，反正都是缺眉毛，谁也别笑谁。

小邪喝足酒，填饱肚皮，坐在将军椅上，面对大门，在算人头，他希望有人没回来，因为明天才是他捕捉的开始。

第二天早上，全部都回来了。

小邪对众人道：“没有被剃掉眉毛的站出来。”

一、二、三……十四位，包括罗笑海与鱼尾。

小邪笑道：“好，很好，你们十四位，现在就去休息，晚上你们就得躲起来，别让我找着了，等到明天现在这个时辰，就来领奖

金，知道吗？”

这十四名都已是识途老马，胸有成竹，也不怕再次被追，他们道：“是！大将军！”一个躬身，已笑嘻嘻地走回房休息。

是夜初更。

小邪已开始捕捉，他察巡过监狱每个角落，确定无人留在里面之后才走出大门，将大门锁上，心想：“这些人武功被封，如果不从大门是进不了内部……”他突然似乎想到了什么，立即一闪身，消失在夜空中。

不久已有人用绳索攀墙，想爬回内部。

等到他爬到半空中，突然寒光一闪，直射攀附在墙上那条绳索，“啪”一声轻响，绳索立刻断裂，而那人也从半空中摔下来，只听一阵疾风掠过，小邪已站在那人面前，这人正是鱼尾。

小邪笑道：“大象你好聪明，知道要往回躲，可是我也不笨哪！”

鱼尾苦笑一声，也不用等小邪剃毛，自己拿出一把刀子，剃掉左边眉毛，淡淡苦笑道：“大将军你真行，一下子就识破我的用意，我看那些人一个也没办法逃掉，希望你早点完成任务，我眉毛已剃掉了，是否可以爬回去呢？”他已被逮，也希望大家被逮。

小邪笑道：“可以，你走吧！我要找人去了。”话音一落，人已在五丈开外。

鱼尾叹口气，再次攀绳爬回监狱。

小邪边搜边想：“这岛上只有五里宽，其它都是海，他们可能躲在哪里呢？不可能下海吧？嗯！有可能躲在石缝里或者自己挖洞……”

想到此，小邪已往乱石堆上走去，四处搜寻这些数以万计的石堆，他很仔细搜索。

突然间他顿住双足，往一石堆走去，他发现这石堆有点不合

理，这里靠近海边，每日被风吹日晒，尤其是风的侵蚀。风是由海向陆地吹，这些石头应该是斜向海边才正确，而那堆石头却相反，虽然不大明显，但对小邪来说已经够了。

小邪笑了笑走过去，轻轻往石堆里叫：“兄弟，可以出来啦！”石堆里面没反应，也许没人。

小邪很有自信地又叫道：“兄弟，你躲得很巧妙，但对我来说还是不好，出来吧。”

没人反应。

小邪吃吃一笑，解开裤子，撒泡尿下去，得意一笑道：“兄弟你们也真是的，非硬喝绍兴酒才肯出来，怎么样？味道如何？呵呵……”

石堆依旧石堆，没反应。

小邪叫道：“你再不出来，我可要倒煤油，一把火烧了喔！”

这一喊，果然有反应了。

“且慢，且慢，大将军，我出来，我出来！”石堆一动，已经出来三个人。

他们实在纳闷，有人问道：“大将军，你怎么知道我们藏在这里呢？”

另一人挥着袖子道：“昨天我们躲了一天，没人找着，想不到大将军一出门就把我们挖出来了，还赏了我们一瓶绍兴酒……”他苦笑着。

小邪笑道：“是你们把石头叠错了，下次可要小心点，剃眉毛吧！”

三人还是纳闷，怎么想也想不通石头也有叠错叠对的。也不敢再多问，拿出小刀将左边眉毛剃下来，苦笑一声独自回去了。

小邪往东行去，东张西望，想再找出一些可疑的地方，不多时已来到一处沙滩，他想找看沙滩上有没有脚印，但找了许久还是

没找着，他有点失望地往回走。

蓦地——他又有问题产生，他走到沙滩旁边岩石上坐了下来，目不转睛地看着沙滩上的细沙，被风吹过因而飘起的情形。看了不久，他发现有一个地方的沙，被风一吹所卷起飞沙较多，而且还有点凹下去，他笑了，因为他知道沙里面藏有人。

轻轻踏着沙滩，小邪已往凹地走去。

“出来吧！兄弟。”小邪站在凹地上叫着。

沙地还是和上回藏在石堆的人一样，没反应。

杨小邪扬掌运上两成功力，击向细沙，将沙土击出一个大坑，果然坑里面躺着三个人。

小邪吃吃笑着道：“现在可以出来了吧！”

这三人哪里知道已接近天衣无缝的活埋，也会被识破，纳闷地起疑来，有一人问道：“大将军，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呢？”

小邪笑道：“很简单，因为我看到风吹海沙时，到了这个地方时，就会带起多一点的沙，这表示，这里的沙和其他的沙不一样。”

“为什么不一样呢？还不是都是海沙？”

小邪道：“沙当然是一样，但这里的沙被你们挖过，就不一样，它比较松。因为没被挖过的沙，或被海水浸过，或受雨水淋过，或被风一层层剥掉，它们一定比刚挖过的沙更紧更实；所以海风一吹，就把你们挖过的沙带起较多，一次两次到多次以后，你们这里就有点往下凹，知道吗？以后别躲在这里。”

三人一听大叫佩服，没想到这一点点小小的问题，小邪都能观察入微，真不愧是鬼灵精怪，也不说第二句话，三人拿出刀片将左边眉毛剃掉，拱手躬身告别小邪后已各自回去。

小邪算一算，还有七个人，他想：“这七个人会到哪里去呢？这三个人躲在沙堆里，他可以挖一条斜沟，埋下管子作为呼吸用，

也许也有人将管子插在水中……对了，我该到水泉看看。”

一想到水泉，他马上奔往水泉。身形一掠到地头，果然他已见到三支管子直立在水中。

小邪轻轻弄点水滴进三支管中，已呵呵笑了起来。

突然有三条人影窜出水面，并不断咳嗽。

小邪叫道：“剃眉毛吧！”说完反身往石堆走去。

他想：“现在只剩下四个人，其中三个人可能是一伙的，因为骑马打仗时他们就是搭档，而另外一人一定是罗笑海……罗笑海独自一人，却一整天不被发现，这似乎太不寻常，今天他是可以一个人藏，而昨天呢？昨天如果自己一个人很容易就会被去掉眉毛，而他竟没有……莫非另外有一个隐秘的地方？……而这地方只有他自己知道？嗯！有这可能，他本来是岛上堂主，这里的秘密他不知道，谁知道？”

这么一假想，小邪特别注意可疑而有点人工味道的东西。不久，他已摸到北边悬崖。这悬崖数十丈，垂直地立在海上，探头往下看，只见海浪涛涛，哪有人藏在下面？

小邪顺着悬崖走着，他观察得很仔细，因为他想，如果是他自己，也会利用这片悬崖，这可以使人无法预料。将心比心，所以他搜得特别仔细。

果然，他已有所发现。崖边有一地方留有一点石块脱落之新痕迹，不明显。小邪走上去，看了良久才道：“不错，是新痕迹，而且是绳子磨的。”因为他发现石块上留有绳索被磨下来之细毛。

小邪往崖下叫道：“下面的兄弟上来吧！我已经找到你们了，如果你们不上来，那我就坐在这里等到天亮。”

崖下没有反应。

小邪等了一下，见没有反应，忽然解下腰带当绳索往崖下放，他道：“兄弟上来吧！若再不上来，你可永远别上来啦！也别

指望有人会放绳索给你们，到时候你们可是叫天不应，叫地不灵了。”

这一叫，果然崖下立即有人叫道：“大将军，我们认输就是，我们这就上去。”

一连三人拉着腰带爬上崖顶。

一位问道：“大将军，我们藏得如此隐秘，你怎么会知道呢？”

小邪道：“原因在这里。”他蹲下去指着缺口，继续道：“这缺口是新留下来的痕迹，而且留有一点细毛，在这海岛风力甚强，若不是新留下的细毛，必定会被风吹走，不是吗？”

那人点头又道：“可是你又如何知道我们须要绳索，否则上不来呢？”

小邪道：“本来我有点纳闷，后来想想才知道，因为这里连一点可以利用的地方都没有，绳子没地方可套，你们怎么能下去？就是下去了，又怎么上来？如果有秘道，那你们又何必用绳索呢？这些问题相加起来，很明显是有人将你们吊上来，结果我猜的都没有错，呵呵……”对于自己的判断力他很得意。

三人钦佩不已。

小邪道：“别耽误了我的时间，快……”

“剃眉！”三个人异口同声地说出来。

“哈哈……”四人同时相对而笑。

小邪已再往别处寻去，他已指向最后一个目标——罗笑海。也许还有意外收获。

找了好久，小邪无着落，只好停下来从头再想一遍，尤其是他的为人。

小邪想：“罗笑海不时在给我打哈哈，好象对于我的来临以及被我所控制不当一回事，他为何如此？……也许他不必要冒被杀的危险……但如果说这件事被神武门总坛知道了，他还是会

死，这么说他有恃无恐了，或者在进行某种计划……”

他坐下来望着海边浪花，慢慢想着。不久他自言自语道：“他应该是有恃无恐，因为他知道我不久就要走，没有必要冒这个险，倒不如给我打哈哈……不想这个，该想想他藏身处……”

沉思半晌，他又道：“如果罗笑海有秘密地方，而且只有他一个人知道……那应该离监狱很远，或者在他寝室里……也不可能在寝室，这秘密地方既然不能让这里面的人知道，凭监狱那几间房子是保不住秘密的，而这秘密地方，他上司一定知道……如果他上司要来，又不能让里面的人知道……”

小邪望着海岛四周，喃喃道：“这里对外的交通只有船只，海岛四处都是礁石，别说是大船，连小船都靠不了岸……这秘密人物来，一定要上岸，也不可能从别处上岸，而他要避开众人……从唯一的小港口避开众人……走小道……对！走小道。”

小邪心头一喜，马上奔往小港口。

一到港口，他很仔细地找小道，从海岸两边找，不久他已发现左边岸边之崖石似乎有人工凿过，虽然已被海水侵蚀了，但依稀可以辨别出来。

小邪顺着这些痕迹，慢慢地往前走，小道不短，已离港口有段距离。

约有一柱香工夫，小邪已走到一座微凸的小丘。这小丘，不高像是一个大盘子倒盖在桌上一样，也不能算是小丘该说是微凸的地面。

小邪走过去，凝神注视这小山丘，忽然他眼睛一亮，已发现一条很细长而且很直的裂痕。

“不错，就是这里了。”小邪得意笑道，“混蛋啊！这罗笑海竟敢瞒着本大将军，将这秘密私藏了，要不是我老人家一时兴起玩上剃眉毛游戏，还呆呆地被他蒙在鼓里头呢！”

小邪使劲往石壁推，石壁依然不动，推了两三下都无效，他想：“莫非有开关不成？嗯！也有这可能。”

他开始寻找机关钮。

许久许久，小邪才发现要通往石门之小道上，有处小石阶，有一处石阶右边有个碗大石头，微微凸出石面二寸，小邪往那石头一踩。

忽然“轰隆”一声，石门已开，小邪见机不可失，立即冲入石门。

一进石门，小邪只觉有暗器破空击到，急促异常，心念一动马上运足功力往左斜掠，“咻咻……”数响，接着又传来“叮叮当当”之声音，暗骂着已擦身而撞向墙壁。

小邪趁暗器已飞过之一刹那往前扑去，其快如电闪，突地寒光再闪，又有数十支暗器袭到，小邪一惊不退反进，双手掌力尽出，击向暗器，这一扫，只听“叮叮当当”不绝于耳，暗器如大小珠玉落满盘；但小邪掌力再强，毕竟无法罩掉全部暗器，哎呀一声，寒光一闪即逝，小邪已被击中身形立即往前摔，不动了。

忽然一声阴笑声传来：“嘿嘿，杨小邪，任你诡计多端，能找到这个秘穴，也逃不过我的手掌心，本来我们可以玩得很开心，谁知道你竟撞见了我的秘密，不得已我只好杀掉你。”

火把一亮，这人果然是罗笑海，他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往前走。

“杨小邪，对不起啦！我这毒箭见血封喉，害得你连遗嘱都没办法交代。”代字未说完，突见小邪不动之身躯笔直地竖了起来，一跳、两跳地往罗笑海跳去。

罗笑海见状，一个已死之人突然又复活，吓得屁滚尿流，魂飞九霄，火把一丢往后狂奔，口中直叫：“妈的！僵尸！”又跌又滚地逃命。

小邪右手一扬，两把飞刀一闪，罗笑海身形立即往前栽，两大腿已被飞刀所伤，直立不得。

这时小邪才笑道：“罗笑海你也真傻，我要能摸到这里来，我就能安全地走出去，你这什么毒箭？”伸手拔掉左肩毒箭叫道：“真他妈的孔老……关公面前耍大刀，你不要命了是不是？”

罗笑海异常吃惊，觉得自己很有把握的毒箭并不能伤他，一切希望都幻灭了，他苦笑道：“大将军，我不晓得是您来到，我以为是宵小份子，请大将军原谅。”

小邪笑道：“不错，我是宵小份子，我逃不出你的手掌心，我不大想玩这游戏，你以为我是谁？他妈的如来佛？就是如来佛也有收妖的时候！搞完了没有？妖精！”他往前走。

罗笑海一急，苦笑道：“杨大将军，我认输了，我剃眉毛，我也不要赏金。”

小邪叫道：“你是个大混蛋，心狠手辣，用毒伤人，还隐藏秘密，这都表示你心胸险恶，是十足的坏人。人说坏人最长命，我不信，你今天就到此为止。”

罗笑海急道：“杨大将军，求求你饶了我，我一定改过自新，一定不再害人，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杨将军鸣……”他真哭了起来。

小邪叫道：“别哭哭啼啼，像什么话？我问你，这地方是干什么用的？”

罗笑海抽搐道：“是关重要人质用。”

“重要人质？”小邪惊叫道，“这里还关有人质？”

罗笑海为了乞命，可管不了这么多，他道：“是的，这里都是重要人质，很久以前就送来，我只是奉命行事，照顾他们饮食，其它的我就不知道了。”

小邪道：“这里还有其它伤人之机关？”

罗笑海道：“没有，只有门口一道箭阵，别的地方都没有机关。”

小邪心想，也没什么好问的了，他道：“我再饶你一次。”伸手一点罗笑海气海穴，废了他武功。

“哇！”一声惨叫，罗笑海已经昏过去。

小邪点燃火把往里边走。

密室很深，造有不少牢房，但关的人并不多，从前面走到后面，小邪只见到十来个，而且还有男女关在一起的。

小邪一惊，心想：“女的？人质有女的，又关在一起，那他们应该是夫妻……”眼睛一亮，走回去从头一个个仔细看，他似乎在寻找什么。

不久，他在第七牢房站着不动，眼睛盯在那女人脸上好久，嘴角露出习惯之笑容，他觉得对自己所判断之事相当满意。

他折回罗笑海身边，在他身上找出一串锁匙，立即将七号铁门打开，他笑道：“两位前辈，你们请出来。”

这两人是对夫妇，衣服破旧，头发散乱，脸形消瘦，无一血色显然是被关了许久。

那男的道：“你是要放我们出去？”

小邪再注意一下那女的道：“不错，我要放你们出去，因为你是‘金剑’秦仁德吧？”小邪没有把握，只好先问一下再说。

那人道：“老夫已被你们关在这里多年，已经变成囚犯了，也不配补为金剑两字，唉！只苦了小女凤儿。”说完泪已淋淋。

小邪一听，果然不错是凤姑双亲，心情立刻放松，急道：“秦伯伯，你别难过，我这就放你出去，我来救你们啦！”他很高兴。

秦仁德惊道：“你是……”他并不认识小邪，故而如此吃惊。

小邪笑道：“秦伯伯，我是凤姑的好朋友，我叫杨小邪，来来！我们快到外面去。”说完拉着秦仁德就要往外面走。

这时秦夫人才道：“杨少侠，我丈夫他脚不便于行。”

小邪转身往秦仁德双腿看去，只见秦仁德双腿挺直，膝盖不能弯曲，心想：“这莫非武功被人所制，太久没解开才变得如此。”他道：“秦伯母你放心，只要不是太严重，我有办法治好，您现在扶着他到外面等我，我将其他的人也放出来。”

秦夫人感激涕零，泣道：“谢谢杨少侠！”她扶着秦仁德往外走。

小邪又将其他人给放了，领着他们回监狱，并安置他们住宿。

虽然小邪救了“雌雄金剑”两位夫妇，完成了答应凤姑之请求，但他并没有像往常大呼大叫，不是他不高兴，而是有许多问题困扰着他，使他实在想不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
他已走回卧房，躺在床上，枕头垫得高高的，在想这奇怪的事情。

挪动一下身躯，心想：“凤姑是黑巾蒙面杀手的兰州分舵舵主，而她父母是被黑巾使者捉去，应该……怎么会关在神武门的地方呢？若说神武门就是黑巾杀手……或神武门在背后眷养着这批杀手……但也不对，上次在开封灵感塔前，神武门和黑巾杀手在自己策划下，互相火拼，双方死了好几百人这可假不了。神武门就是人再多，也不会拿整坛的人来开玩笑。若说凤姑是属于另外一组蒙面人……这也说不过去。因为另外一组蒙面人，和黑巾杀手不一样，我一看就看得出来，更何况我在中条山引的黑巾杀手，就是凤姑那伙的。后来我又捕捉他们几个逼问结果，知道他们开封分坛在相国寺后面，这和凤姑所说的吻合，黑巾杀手到处有分坛，那……他妈的！”

小邪一想不通就火大，他叫道：“搞什么嘛！这些人在搞什

么？真想不通。好！现在来下定论，凤姑一定是黑巾杀手的舵主，而她父母一定是黑巾杀手所挟持，这里一定是神武门的地方，而开封那场火拼也一定是真实的。剩下来的，只好慢慢去挖了，这些人真是胡来，开我玩笑？奶奶的！我要解不开这迷底，我就叫杨大正，终身理光头，赌骰子……”

小邪发誓还是忘不了赌骰子，就是不能忘本。

天又亮了。

小邪站在广场上，等着将剃眉毛游戏收尾。

望了一下众人，小邪叫道：“昨天晚上躲在沙滩里的请出来。”

这三人高兴地跳出来。

小邪再叫道：“躲在悬崖下的也出来吧！”

那三人知道中奖了，马上哇哇乱叫，群众也报以热烈掌声。

想了想，小邪又道：“藏在泉水那三位也出来，我看你们冻了一个晚上，也够可怜了，就给你们一点奖吧！”

“呦呼——”那三人也狂叫起来。

小邪向群众道：“这九个人是有一套，跟本大将军捉迷藏，他们竟真的藏起来，而且藏得有点离谱，通通有奖，接好。”

手一扬，小邪已抛出去九张一百两银票，九个人立即哈哈大笑，东一句西一句地夸耀大将军。

小邪突然又道：“还有一百两，要赏给……赏……”

“我啦！我啦！”众人都抢着要。

小邪道：“别急，别急，我要赏的是天下第一奇人，各位猜是谁？”

群众还是乱成一片，叫着自己名字。

小邪吃吃笑道：“我要赏的是那天晚上会睡在旗轩上那位大酒睡仙，快出来，呵呵……”他一想到这趟事就窃笑不已。

众人是没见到，但一听到有人这么神，也笑道：“应该给，应奖该给这位大奇人，他是哪一位，快出来让我们瞧瞧！”

果然有一位壮年汉子尴尬地走出来，有点痴呆。

“啊！是阿呆！呵呵！我想也只有阿呆会干这种事，哈哈……”众人大笑不已。

小邪一听“阿呆”两字，顿时觉得很好玩，也大叫道：“好！阿呆有两把刷子，多给五百两，爽就好。”立即拿出六百两银票给阿呆。

阿呆讷讷道：“大将军我……我不小心才爬上去睡觉。”他接过银票，尴尬地望着小邪。

“哇卡！”小邪惊道，“你不小心就能睡在旗杆上，要是你小心的话那……”他躬身一揖道，“小生甘拜下风。小生实在想不出你下次要睡在哪里。”

阿呆脸一红道：“没有！没有的！”他直摇头。

小邪想还有很多事要办，也不能再闹下去，他道：“好了，你回去吧！下次不可以拿着扫帚爬到寺庙屋顶的龙须上睡觉，知道吗？”

阿呆道：“知道了。”返身走回去。

小邪向群众道：“剃眉毛运动已结束，大家回去休息吧！”

众人意犹未尽地想再玩别的花样，不断地叫嚣着。

小邪笑道：“你们先回去，我有点事要办，弄好了再说，如何？”

众人才失望地离开。

小邪走向鱼尾道：“鱼尾！我问你下一班船是什么时候来？”

小邪想这海岛的一切都要靠内陆的供应，必有固定船期，才如此一问。

鱼尾道：“大致再过六、七天吧！船只每一个月运补一次日用